

武林往哲遺著

丙申冬月

松窗夢語

昆陵莊冷



錢唐
丁氏
嘉惠
堂重
開雕

松窗夢語引

余自罷歸屏絕俗塵獨處小樓楹外一松移自天目蚪
幹縱橫翠羽茂密鬱鬱蒼蒼四時不改有承露沐雨之
姿淩霜傲雪之節日夕坐對盼睇不離或靜思往昔卽
四五年前事恍惚如夢憶記紛紜百感皆爲陳迹謂旣
往爲夢幻而此時爲暫寤矣自今以後安知他日之憶
今不猶今日之憶昔乎夢喜則喜夢憂則憂旣覺而遇
憂喜亦復憂喜安知夢時非覺覺時非夢乎松窗長晝
隨筆述事旣以自省且以貽吾後人時萬厯癸巳虎林
山人八十三翁張瀚識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張太宰恭懿公傳

蓋明興而杭有名尚書兩曰于忠肅胡端敏迨公而二忠肅功在社稷而身蒙難端敏翊贊太平而享林泉之樂最久人尤慕焉然兩公俱本兵至隆萬間而公以冢宰顯其名位與林泉之樂足埒端敏而出處瑩潔不啻過之公立朝大節具前元輔婁東王公神道碑而終身數厯次序及一言一行之懿又備載年譜余小子卽有論著烏能加而公之孫郡守君請之甚力因憶余以少司成赴南京公親辱顧誨且期之公雅不報客謁一旦施於余或者以千秋之事見託未可知乃不辭而撫公生平尤卓卓者爲張恭懿傳

公浙之仁和人諱瀚字子文元洲其別號公幼卓犖敏
惠異常兒年二十四舉於鄉爲嘉靖甲午明年成進士
懸兩京郎署郡守藩臬而至大官所至輒有聲績自少
至老猾猾宦途者四十餘年中間再居憂一謝歸而最
後以南工部尙書入爲冢宰蓋是時上方銳精吏治而
江陵相用事以嚴肅佐之內外吏莫不惴惴重足一跡
洪滌以稱上旨而公獨持大體濟以寬和一時良二千
石賢監司俱出公選用吏治烝烝爲一時之盛無幾何
而江陵相奪情事起初廷推冢宰公名在三上越次用
公而江陵相自以爲德不無希公報遂徼上中旨屬公
諭留而公毅然不可然不欲顯居其名乃偕三尙書密

晤江陵動以微言因流涕江陵滋不悅卒中公以歸是
時朝紳爭倡保留之議一國如狂而忠義之士觸忤雷
霆幾不保六尺士大夫氣折而不敢動微公誰爲綱常
左袒者公雖歸而名重於九鼎大呂公之賢寧俟蓋棺
論定耶公年六十三爲冢宰六十七罷歸歸十有八年
而終年八十有三公身長不踰中人精神映發雙眸炯
炯如電心事粹白議論簡易性儉率自奉無兼珍重采
飲不至醉樂不至淫最喜讀書卷帙不釋手少擅丹青
晚盡弃之詩律在建安大厯間文取經世不經藻績書
法大令智永最喜爲人書雅好山水家居半湖上厯宦
祿入無私臨終檢篋笥無厚蓄此可以觀公廉矣

史臣馮夢禎論曰余初入仕張公方在銓衡其年九月
長星出而奪情事作自張公歸而繼居銓衡者六七公
賢者不久久者不賢士論益思公不已近世柄臣無如
江陵公專而公在銓衡五年稱最久然能舉其職不廢
江陵公雖晚節不終而丁丑以前頗能虛已畢公之用
居然賢相已余因論張公而思江陵識世變存公評云
光緒乙未刻奚囊蠹餘成列明史本傳於前今又得
馮司成撰公別傳稱壽八十有三然則此書乃公絕
筆也按清河家乘載公之長君蔭亭公刊傳奚囊蠹
餘等書夢語且有後跋惜佚其半兼爲刻入奚囊附
錄矣茲以舊鈔夢語上版而冠之以馮傳聊補史傳

之遺並揚先哲之美助余校勘者孫廣文樹義羅明
經渠丁酉夏日丁丙記於松夢寮

卷之三
內山外山
外山

松窗夢語卷之一

明 仁和張 瀚著

宦遊紀

余始釋褐觀政都臺時臺長儀封王公廷相道藝純備
爲時名臣每對其鄉諸進士曰初入仕路宜審交遊若
張某可與爲友稍稍聞於余值移疾請假公遣御史來
視且曰此非諸進士埒余感公識別於儔伍中不可無
謝假滿謁公私第公延入坐語之曰昨雨後出街衢一
輿人躡新履自灰廠厯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污
其履轉入京城漸多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
之道亦猶是耳儻一失足將無所不至矣余退而佩服

公言終身不敢忘

嘉禾蜃川孫公植與余同榜先余一名丙申秋月吏部取選誤以余名先於孫乃取及余不及孫孫時以休沐注籍聞之詫曰豈因注籍不取何以自解避南部爲下選首耶遂偕余詣部詢選郎屠屠曰是謄本誤也孫留選張暫還余曰奉文取選余來解設恥不爲亦將避南部爲下首選耶屠喟然曰二君皆賢者姑並留議處乃扣該起送缺選余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督艦龍江候至次年三月始得蒞任後孫與余皆丁內艱起補刑曹數厯三十餘年並以尙書致仕顯晦崇卑各有定分安義命循理道他何足計哉余二人可謂同心矣

世廟時車駕狩楚擬從衛輝乘舟北還命南部飾黃船
五以五日爲限完卽趨赴候駕余時爲水部郎晝夜鳩
工竣事送兵部發行兵書王軌爲避害計推託三日余
曰南都黃馬快船皆水軍撐駕何獨吝於上用之舟軌
怒形聲色余白周司空用曰事亟矣急具疏曰某日舟
完今方撥軍駕送且徧告從行諸臣疏達上知緩不能
及有旨曰回鑾從陸南京取來船隻都不必用不然駕
臨衛水覓舟不獲何以逃不測之譴士大夫不達事理
緩急奚賴耶

余監造作雖竹頭木屑不厭瑣細爲之計算歲省不貲
兼攝上下關拙分余謂征商非盛世之政弛十之二商

販悅趨稅額較前反增十之五二厥局中堆積朽株數
十年棄置無算余爲斷以作薪供惜薪司用得省數千
金自以悉心任事忌者反從而媒孽之查盤日顧謂余
擅折有用之材參論逮問有旨某免逮餘如議余駭愕
不知所以時論謂朝廷明見萬里然省費公家徒招謗
議毀譽在人其不足信如此

近世爲巧宦善趨利避害余所睹記殊不盡然王主事
公福差眞州監開時章聖太后梓宮南祔將由開出江
王懼輒呈部自謂楚人願藉護送差得暫歸省部準遣
代王不及待取交呈文冊齎京投之卽離開梓宮卽過
復稱病不之楚兩避難巧矣未幾得長史去余同年徐

君與余同西曹有詔獄旦夕不保惴惴恐懼會轉他司
方幸脫禍卻以失朝逮杖在官升沈禍福各有定命安
用智巧爲哉

昔人云刑罰得中是刑罰中教化當官者一以公心聽
斷民自不冤余往見侍御按臨各屬遇審囚徒無論輕
重冤枉直筭撻而已時賈公大亨獨不任刑細檢卷宗
詳審干證一一令盡言無隱又咨諏郡邑長貳務各得
情每一案出人人稱服蓋賈能知人善任而余輩亦盡
心剖斷故所平反悉當

古人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吾儕避嫌殺人所希蝸角
名耳不知事後并微名失之何自壞心術爲也平生經

歷多矣猶記鳳陽民陳邦家資饒裕一僕遠出途遇羣盜挾之同行分與敝衣數件歸語其主主驚懼走首官司羣盜恨之卽夜劫陳殺其子擄僕妻去反詣官司告富豪強占僕婦忌坐僕死逮邦鞠訊訐者云但令僕妻出真情自見婦竟不得問官謂此非強占何抗匿不出乃以邦富避嫌遂坐邦死長垣快手王崇儒買娼爲妻賃富人婁榭之居婁索租急王夜令婦潛往婁所旦持刃入大呼富豪強姦良人乃索取衣飾賈資以去婁大憤奔訴縣中王驀赴兵道以銀飾爲買和兵道鞠之曰汝不強姦惡乃重賄買免坐婁死余時審駁一時審之問官又挾余曰曷不避嫌余曰何嫌可避但求中情法